

歌者的乐园

人与自然丛书



傅道彬 著

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



人与自然丛书

歌者的乐园

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 精神

傅道彬 著

东北林业大学
出版社

丛书策划：冯晓哲 姚桂松 刘东黎

责任编辑：刘东黎

装帧设计：二 可

人与自然丛书

歌者的乐园

Gezhe De Leyuan

傅道彬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和兴路 26 号)

电话：(0451) 2113295、2113296

北大方正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封面电脑制作

电话：(010) 62200128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2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 000 册

ISBN 7-81008-703-7/X·8

定价：16.90 元

《人与自然》丛书编委会

科学顾问：赵红州

主 任：靳国君

副 主 任：赵化勇 李希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晓哲 任世忠 刘东黎

张子扬 张力萍 李 坚

李希明 李树明 赵化勇

赵忠祥 呼延华 高 峰

姚桂松 靳国君 霍建宇

创造文化生态

——《人与自然》丛书总序

周光召

打开人类的文明史册，人与自然是其中的基本主题，而文化是人类的特有创造，在自然与文化的互动之中，人类从亿万物种中突现出来，成为万物的灵长。

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大文化主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影响和规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回溯远古荒蛮的天地之初，文明崛起时人类创造了听命自然的图腾文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人类创造了具有田园意趣，以自然启示人格和艺术的人文文化。那时的自然，既是外在于人类的物化世界，也是自然而然，率性而行的一种精神秉赋。那时的人类，对自然的世界充满敬畏和热爱之情，对自然的精神满怀眷恋和憧憬。在文化宝库中，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艺术无不浸润着浓郁的自然主义精神。

近代以来，发端于文明西域的文艺复兴以实验科学为肇始，开辟了科学革命的道路，从此，人类认识、理解和对待自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自然科学面前，自然的世界揭去了神秘的外纱，自然的生命精神悄然退隐。科学勾画了统一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是物化的世界。自然变为纯粹物化的自然。自然成为人类意欲认识并按自己的愿望加以改造的物化对象。科学的理性精神强大地渗透到文化当中，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智慧创造和进入了科学文化时代。

以认识自然为目的的科学和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技术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最为辉煌的成就。以自然科学为理性

基础，以技术为表现形式的科学文化使得人类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赋予人类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以一种新的气质和构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创造了全新的工具理性。科学文化以其逻辑化、数学化、实验化的特点成为突破地域特征的国际性文化。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从野蛮蒙昧走向自由文明的桥梁，而且是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主导力量。

但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人类的手中，可以成为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也可以成为对自然肆意虐的工具。当人类的改造速度小于自然界的恢复速度时，科学技术便体现为正向的生产力；当人类的改造速度大于自然界的恢复速度时，科学技术便体现为负向的破坏力。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破坏力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这就迫使我们跳出传统的视野，重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新选择和评估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引入自然、人和价值的向度，创造文化生态，选择新的文化模式。

从人类文明、文化的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未来出发，将自然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整合为一，使得人与自然生态共荣，和谐发展，应当成为人类的价值理性、决策理性。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和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栏目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国内率先组织一批富有学养的不同学科领域的代表性专家，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视角，以人类文化演进为思想主线，深入而通俗的撰写“人与自然”丛书，全景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壮丽画卷，探索性地提出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几条可能之路，其眼光和意义十分深远。将学术创造和学术成果大众化贯通起来，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文化生态。

走向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丛书》总序

季羡林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其中尤以第一个关系为最重要，而且就目前现状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之所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等无不是取自大自然，关键问题是取之之方。在这里东西双方，至少在思想上是不相同的。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的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东西方手段之所以不同，我个人认为，其基础是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主分析，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主综合。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以分析的方法对待自然。到了近代产业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人所共睹的。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上天入地，腾空泛海，生光电化，无所不及。一直发展到核能开发、宇宙卫星等等，全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这是他们“征服自然”的结果。然而自然虽无人格或神格，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而它却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西方滥用科技产生的弊端至今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新疾病丛生、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

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控制，则人类前途实处危境。

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征服自然”的思想，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样一来，庶几乎可以改变这种危险局面。我把我这种想法称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现在我们不但正处在一个世纪末，而且是一个千纪末。世纪末与千纪末和年不同。年是自然现象，而世纪千纪则是人为现象。如果没有耶稣，哪来什么世纪千纪？但是人一旦承认了这种人为的东西，它似乎就能起作用。十九世纪的世纪末以及眼前的世纪末，整个世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理不应如此，事却竟然如此，个中原因值得参悟。

我们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借这个世纪末的契机，回顾一下，前瞻一下，让脑筋清醒一下，是有好处的，何况我们回顾与前瞻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这样做不但是一般人的任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更应如此。为此，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和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节目合作出版了这一套《人与自然》丛书，提出的都是新问题，供广大读者阅读、反思，这会有利于读者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把工作做得更好，使人类前途更现光明。

是为序。

PARADISE OF SINGER

人与自然丛书

THE NATURALISTIC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国歌的音韵园

ISBN 7-81008-703-7



9 787810 087032 >

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

丛书策划 冯晓哲
责任编辑 刘东黎
装帧设计 姚桂松
二可电脑制作 刘东黎
窦强光



引 言·····	1
诗意的歌吟·····	6
自然出场·····	6
文化是以诗开篇的·····	11
原初之歌·····	15
离去之歌·····	20
师法天地·····	22
日月为易·····	22
观物取象·····	24
天地之大德曰生·····	29
触类而长之·····	32
天何言哉·····	36
唯天为大·····	36
东鲁春风·····	40
弦歌不绝·····	42
天人合一·····	46
道法自然·····	53
道之为物·····	53
观于天地·····	60
光与水的歌唱·····	63
天地有大美·····	68
竹下风流·····	71
越名教而任自然·····	72

挥麈清谈·····	76
山水方滋·····	83
神与物游·····	88
禅意盎然 ·····	93
佛祖拈花·····	93
有月落波心·····	96
平常心是道·····	101
诗禅相通·····	104
田园与林园 ·····	112
田园的主人·····	113
卜筑因自然·····	118
林园无俗情·····	121
林园与家园·····	126
诗意的栖居 ·····	132
相逢于道路·····	133
去蔽与虚无·····	135
大地之诗·····	140
让歌者静静地言说·····	143
结 语 ·····	149
后 记 ·····	151

引言

人类的发展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向着科学与文明大步迈进，凯歌高奏；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频频地返顾旧乡，寻归自然。理性的高唱入云常伴随着自然的幽咽哭泣，因此人类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往古的家园之梦。《旧约·创世记》里那个流淌着清泉、生长着繁茂大树和结着鲜美果实的伊甸园，颇耐人寻味。如果我们不是以宗教眼光来看待它的话，那岂不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家园的亲切回忆吗？这样人类文化中失乐园的主题，岂不是对自然乐园的追寻？

乐园的丧失源于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疏离。泰戈尔在《生命之实现》一书中说：“西方人常以其征服自然的思想自傲，好像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在那里我们必须向外掠夺所需，才能生存。由于长期处在城墙内，过着一种拘牵束缚的生活，无形中便养成如此窘迫的思想习惯。因为生活在城墙内，很自然的，我们心灵的视界只限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于是造成了人和孕育我们的宇宙之间的一种人为的分隔。”的确，我们在西方文化中

看到了人与自然分离的事实，这是一种普遍的文明病。

“自然”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指一个没有价值意义的“物质的素材（physics）”。它是中性的，不带生命、不带价值的对象。人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征服者的角色来面对自然的。《圣经·创世记》中便反复强调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遍地上一切结果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人类作食物”。虽然这样的观点张扬了人的精神，却孕育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情绪。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出来的近代西方科学，把自然看成是宇宙的机械秩序，而受着数学物理定律的支配，它没有价值没有生机，是个纯然的物质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对立、心物对立、神人对立。海德格尔描述这样的情形是头顶没有星空、脚下没有大地、心中没有神灵、他人与我对立。面对如此事实，近代西方哲人像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以及海德格尔，无不高扬自然的旗帜，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理性、对准文明。

回归自然成为 20 世纪的文化主题。

但这样的思潮也引起我们的思考。自然与文明究竟是矛盾，还是和谐？如果文明与自然是一对矛盾，我们可以放弃人类赖以发展的文明吗？我们能找到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吗？

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带回到中国文化上来。中国人的自然观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方东美先生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的自然观：

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谓。在观念上，自然是无限的，不为任何事物所拘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凌驾于自然

之上，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生机，它的真机充满一切，但亦不和上帝的神力冲突，因为在它之中，正含有神秘的创造力。再说，人和自然也没有任何间隔，因为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也是融为一体的。

在中国文化中，自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充溢着发育创造的境域，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融贯的整体，人与我、天与地、我与物、交融交彻、一体俱化、布满大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的自然观极大地启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精神。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哲学并不把文化看成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精神现象，而看成是由自然引发的、派生的自然现象，文化是从自然中走出的。《周易·贲·彖》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是“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但这里有一个顺序“天文—人文—文化”，文化是从自然现象中派生引申出来的，“天”不是绝对理性，不是绝对意志，而是自然精神，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富有诗意地描述文化的诞生：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竿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

这是一幅宏伟的文明创世图。最古老的文明不是人为而是自然。仰望苍穹，日月辉光；俯瞰大地，山川锦绣；天地之间，人类含英；人类受自然感动，楷模天地，师法自然，于是创立了文明。自然文明不仅融贯天地，而且傍及万物；龙凤文采，草木锦华，泉石激韵，天籁自鸣，构成了声色交织的图画。连无知无识的自然都锦绣含章，更何况心灵呢？“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大自然是文化的真正源泉，文化不是自然的对立物，而是自然的必然产物。

在人格精神上，中国文化标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在对自然的师法中戮力励行，提升品德。一方面是在热爱自然万物的胸怀里，普及仁爱的精神，以对万物的悲悯，发挥仁爱胸襟，实现同情体物、悲悯博爱、人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古典文人也在自然中学到了率性任真、毫不雕琢的天然人格风范，“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一切都是任意的、天然的、与大自然同在的。

在审美境界上，中国文化追求“天然去雕饰”的美学理想。美是感悟的、体验的，不是分析的、证明的。古典哲人很早就认识到“原天地之美”，真正的美存在于自然混茫的宇宙造化中。美就是“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竭力表现的，就是博大雄浑与天地为一的高古境界。自然美的天籁自鸣是审美的最高目标。

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天地万物，其二是自然而然的人性。就第一个意义说它是人类生存的整个宇宙空间，它是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春夏秋冬、花鸟鱼虫等诸种现象。就第二个意义而言，它又是人们在大自然中获得的思想和艺术启示，是人在自然境界里

的升华，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这样自然主义在中国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以山川日月为代表的大自然的亲近；一是对率真任性天然无我的人格与审美境界的追寻。其核心是充满生机与交通的融贯主义。

西方文化的困境，一方面源于文明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是西方哲学的自然观，一直把自然作为一个人之外的对象，自然被当做与人的主观意志相对立的世界，人与自然已不是一个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寻求中西文化的对话，或许这是疗补文明通病的药方，重建我们与自然的世界。

中国文化高扬的“天人合一”的旗帜，是自然主义的旗帜，也许它能让我们重温自然家园的温馨与亲切。

毕竟中国古典文化是歌者的乐园，是自然的乐园。